

春秋胡氏傳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胡氏傳
PDG

春秋傳卷第十五

文公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



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爲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爲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格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

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襚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爲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嚮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旣而悔之正矣秦不顧

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
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
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卅子商
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
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
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
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夜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
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

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攷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邠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莒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己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

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遽蔭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卅室屋壞

卅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卅室羣公稱宮書卅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而宋公

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攻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華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

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
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
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
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
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
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
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
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也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
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之心知其孤危
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
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舍未踰年而成之爲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

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僻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

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
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
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
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
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兼
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
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叔臧孫
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
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
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胃爲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尔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焉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

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後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天子班朝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朝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朝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泥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

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開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則邴歃之父而使歃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爲禽獸而莫之過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

國君則覲面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

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卅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傳卷第十六

宣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魯乘周禮喪未暮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

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旣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吏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同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浸爲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旣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

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也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

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計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氏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

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爲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爲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諛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

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
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子桃
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
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
法則其罪故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
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
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
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
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

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爲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爲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

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闞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

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爲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

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
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
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
川皆其所至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
外之山川他人所至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太山冉求不能救
而夫子責之者爲太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太
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爲之詞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
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
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
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
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
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
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
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
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
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
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
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

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
以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
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
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
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
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
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
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

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王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耻辱哉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尔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

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過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至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蝻

傳謂蝻為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賊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蝻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

大率...

春秋傳卷第十七

宣公中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

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爲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禮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

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爲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椁榮叔含賈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爲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旣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納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爲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爲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相宣弒君而書即位尔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

切之意焉則以乘葬不可減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贏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嚮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雷針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崩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露服失色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

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旣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吊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爲是興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計惟服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滅陳

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于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尔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効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

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耳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

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
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爲不憚斧鉞盡言於
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
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
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
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爲心也以爲罪不
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
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
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

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
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
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
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
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
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
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
喪不遣貴卿會臣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

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
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
亂旣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僨乎
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
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
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
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
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爲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

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而有願爲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饑楚子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詞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爲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爲案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

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與君即中國變爲夷狄人類殄爲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櫛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櫛函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僨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
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轅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
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舜跖之相
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
也以貪取國急於爲利跖之徒矣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
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
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
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
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
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
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
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

入雖曰與之可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柰何澹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春秋傳卷第十八

宣公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遼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
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
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
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役六卿並
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
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
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
還衆不敢逼偃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
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
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
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弃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
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旣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

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効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蝨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今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弃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

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爲必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九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

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

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効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釋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蝨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蝨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蝨十有五年復蝨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

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
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
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
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
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
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
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財之入
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
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
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蟧生

始生曰蟧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蟧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蟧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

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滯辟之罪多矣復相弃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弃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

序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蟥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

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許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爲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爲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爲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爲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爲叔肸寵

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爲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

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孺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

歸父欲去三相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遺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

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春秋傳卷第十九

成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互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

四

春秋傳卷第十九

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

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焉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相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相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相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

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卍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災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陞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袤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袤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乎袤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

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攷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卅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卅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僭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

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王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釋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旣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旣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
鄭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
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叅此皆無
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焉是役必
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
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
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柝宮此不舉
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
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
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
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
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

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攷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旣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

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

公見二卿之仇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梁山韓國也詩曰弈弈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弈者言弈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

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憐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文有惡焉者此類是也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

故特書曰立立者不立也

取鄭

鄭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賈

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

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鄭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

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太山太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衛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

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傳卷第二十

成公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里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郟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

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按左氏趙莊姬爲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證
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爲莊姬
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
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
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旣更五服一朝之
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
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
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尔而四書于策何也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

大昏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旣從之魯君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或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博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歆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喪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

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變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虜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効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効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

爲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旣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卅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城中城

經卅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九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昔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効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爲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

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日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王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䟽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

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

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

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相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相氏也石曰彼多大勳

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
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
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
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
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
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
能莖其本根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
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
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祖于向意在賤
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
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
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

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勿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茗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
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
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
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
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没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没其實示天下
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
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
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
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
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
隨之不見於公何歟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

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犢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犢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
卻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
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荏
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
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
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
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讓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
之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
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賧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至楚人滅舒庸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讓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爲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闕略如此

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圃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杼丁未葬我君成公

...

...

...

...

...

...

...

...

...

...

春秋傳卷第二十一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郟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爲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卅子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臯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

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

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
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
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
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
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
陳表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
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
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博信明義
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
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
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表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秋公至
自會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叅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

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取莒公子爲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捨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爲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

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郕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爲卅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隊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卅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按鄭僖公三傳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

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做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

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燹無故怒楚所謂不修
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
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
以獲公子燹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
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
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
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其策未爲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
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今於列國脩器備盛糗糧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

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日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
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
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
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
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
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爲
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

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爲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旣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

著明也哉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聞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旂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楚人伐晉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楚人伐晉而公又謂楚人曰楚人伐晉而

春秋傳卷第二十二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
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
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
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
敢爲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

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

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茲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

故衛圻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
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
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爲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
后于齊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
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
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
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圖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
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
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
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
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
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
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没晉
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揜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
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
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
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
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
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
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九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

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蟬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

句矣猶欲墮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邾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癸蔡公子履

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燹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

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卅勲而遂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勾卒夏邾卑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第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爲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

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藥
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
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
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巳卯仲孫速
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
豹如京師大饑

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
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

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旣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崔杼旣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

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滅

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桁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剝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弈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耶范粲栢彘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旣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嘗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妻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